



文學與宗教的對話

——論星雲大師與人間佛教對王鼎鈞文學觀之影響*

黃雅莉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王鼎鈞和星雲大師皆是以文學弘法佈道的作家，只不過他們一人為基督徒，一人信奉佛教；一位是在美國宣揚文學的大師，一位是在臺灣弘揚人間佛教的僧界翹楚。二人能見面的機會雖不多，但他們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卻照亮了王鼎鈞心中援引佛教而強化自己的創作表現。從王鼎鈞言談中表達了一位散文大家對德高望重的法師無比推崇和贊許之意。

王鼎鈞飽經風霜，閱人無數；星雲大師篳路藍縷，慘淡經營，二人皆對文學與宗教的因緣有所交流，實現「人間佛教」和「人間文學」。不同的是，星雲大師是以文學來開拓人間佛教的視野，而王鼎鈞卻是以人間佛教來開拓他的文學視野。

王鼎鈞在信主之餘，坦然打開心胸去理解佛教以互補，在作品中呈現出文

* 本文乃筆者參與2018年5月4日南華大學文學系「星雲大師文學敘事的生命實踐與教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的部份內容，感謝會中李瑞騰教授提供許多珍貴的建議，釐清我許多觀念。會後再經由兩位匿名的外審教授的指正，讓我可以把拙文修得更好。在這裡向三位講評和審查教授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忱。



學和宗教彼此交融的審美境界。在王鼎鈞的作品中，不乏訴及自己對佛理的借鑑、對人間佛教的肯定、對星雲大師的景仰，這都需要研究者把看似零散的片段，透過歸納與分析，以見其「文學理想的宗教皈依」之思想體系。

本文以此為論，主要從王鼎鈞的作品中分析星雲大師與人間佛教對王鼎鈞文學觀形成的影響。一位文學大師、一位宗教大師，兩人之間的交會，讓我們見證了生命的神聖性，已為不同宗教文化之間人們的相互理解搭建了一個操作平台。同時也可以見到，文化人之間的交游，不僅促進了思想的活躍，也對其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字：王鼎鈞、星雲大師、交誼、人間佛教、創作理念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the Influence of Master Xingyun and Human Buddhism on Wang Dingjun's View of Literature

Ya-Li Huang*

Abstract

Wang Dingjun and Master Xingyun are writers who preach by literature, except that one is Christian and one believes in Buddhism. One is a master of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e is the leader in promoting human Buddhism in Taiwan. Although the chances for them to meet is rare, but the light they put on each other during the rendezvous illuminates Wang Dingjun's heart to invoke Buddhism and strengthen his creative performance. Wang's speech expressed a prose master's high praise and admiration.

Wang Dingjun experienced great hardship in life, while Master Xingyun managed ideal state by painstaking efforts, two people have mixed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to realize "human Buddhism" and "human literatur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Master Xingyun opened up the vision of Human Buddhism with literature, whereas Wang Dingjun developed the vision of his literature with Human Buddhism.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ang Dingjun, in addition to his faith in the Lord, opened his mind to understand Buddhism, presenting in his works the aesthetic realm of the intermingling of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Wang Dingjun's works,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using Buddhism as reference, the affirmation of Human Buddhism, and the admiration of the Master Xingyun, which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take seemingly scattered fragments through induction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see his ideology of "literary ideal religious conversion".

Based on the above description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Master Xingyun and Human Buddhism on the formation of Wang Dingjun literary view from Wang Dingjun's works. Readers can witness the sanctity of life from the rendezvous between a Master of literature and a Master of religion, who have set up an operating platform for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cultur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seen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s not only promotes the activity of thought, but also impacts their creation.

Keywords: Wang Dingjun, Master Xingyun, Friendship, Human Buddhism, Creative Concept



一、前言

宗教和文學，是社會的兩種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常常相互依存，相互滲透，互增其美。宗教需要文學宣傳，文學借鑒宗教思考，文學與宗教形成神秘的多元聯繫。同樣的，文學家與宗教家兩者之間的交遊，可以對宗教情懷和文學審美進行更好的互證足義之影響，宗教情懷不僅拓展了作家創作的言說空間，也為文學作品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價值參照。宗教家與文學家「文化人」之間交游活動的本身具有巨大的意義與價值。本文擬從散文大家王鼎鈞和星雲大師之間的交游、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等各方面來揭示二人的交遊活動對王鼎鈞創作觀的影響。

王鼎鈞是當代華文世界裡具有影響力的大家，他的人生因為戰亂、政治壓迫而不得不飄零異域，¹文學對他而言，是一種尋找生命出口的努力，是一種對苦難的救贖。在王鼎鈞的文字裡，份量最重要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眾生，他將一個大時代人群的坎坷與艱辛、掙扎與犧牲，忠實地記錄下來。他親眼看到國破家亡時眾生的命運，他與這些眾生同在苦難裡，他就是眾生中的一員。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體認到，寫作不只是作者用生命的體驗來證實一生的經驗和遭遇，更是作者用內心的勇氣去證明存在的不幸、殘缺的意義，以及裡面還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王鼎鈞作品中獨特的宗教氣質已經成為他精神的符號代碼。同時，王鼎鈞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生活在一個道德和自律都比較嚴

¹ 關於王鼎鈞離散的人生經歷，可從他的回憶錄四部曲而得之。《昨天的雲》是王鼎鈞回憶錄的第一部，為早年生命中遇見過的許多有情有義的小人物立傳。《怒目少年》寫抗日背景下內心對人性殘忍的憤怒激昂。《關山奪路》寫的是他青年時期、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親身經歷的內戰史。《文學江湖》是他在台三十年的人性鍛鍊。



謹的家庭，童年時代就已經跟著母親受洗而有著堅定的基督教信仰，²少年離家，中國百年的動亂幫助他對人生有更多的體驗，把這些體驗形之於文字，潛移默化讀者，堪稱為以文學來弘法佈道的作家，四十年來在異域（美國紐約）始終宣揚文學的大師。

王鼎鈞用大量的篇幅進行道德教化、描寫有關上帝的主題，³顯示出他對信仰問題的極大關注。宗教救贖意識表現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拓展了文學的言說空間，宗教心胸也擴大了王鼎鈞的想像空間和取材範圍，豐富了作品的精神內涵，更幫助他深入探索文學與人生的真理，也就能將信仰化為文學，讓信仰與文學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在當代作家中，投入信仰還能超越於原有教派理念而保有自我創造性思考的人，並不多見，王鼎鈞是非常獨特的一位。筆者以為，他之所以對基督教義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其中有個重要原因是他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他把佛教一些理念援引到創作實踐中。與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極大的文化包容性和社會普適性，對異質文化的寬容與兼融，故能隨時代、地域、社會性質的不同而調整其外在的形式，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形態。佛教更能以親和的態度，尊重各宗教文化的特色及教義理念。王鼎鈞他消化了基督教文化的精華，又吸收著佛教文化的營養。同時，王鼎鈞與

² 參考王鼎鈞：〈第十四章 母親的信仰〉，《昨天的雲》（台北：爾雅出版，2005年5月出版）。

³ 例如《心靈與宗教信仰》一書，王鼎鈞以文學家和教徒的雙重身份，用文學思維和宗教情懷寫作此書，書中既有宗教的話語，又有文學的思維，實現了文學和宗教的聯姻，我們不妨把它當作是「宗教式的文學作品」、「文學式的宗教文獻」。其中對「信仰是什麼」、「為什麼要信仰」、「怎樣正確信仰」、「信仰與文學的關係」、「信仰與文學如何融通」等幾個環環相扣的基本問題逐一進行反思，釐清了我們對宗教信仰的基本認識，也超越了我們對宗教的一般性認知。此外，他的受訪問答輯錄《東鳴西應記》、雜文集《桃花流水杳然去》、《活到老，真好》、文學理論《文學種籽》、自傳式書寫的散文集如《碎琉璃》、《情人眼》、《左心房漩渦》或回憶錄《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等其他的作品中，零星地敞亮著他從宗教中所吸取的創作靈感和人生真理，展現了文學與宗教之間的合作交會。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接觸因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

「人間佛教」在中國發展了近百年的時間，在全世界華人地區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力，這是佛學界幾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⁴星雲大師就是這一系列人物中重要的一位，他將「人間佛教」的理念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並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為「人間佛教」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教化宏廣，來自世界各地的出家弟子千餘人，全球信眾則數以百萬。1991年成立「國際佛光會」(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BLIA)，總部設於美國加州哈仙達崗的佛光山西來寺(Hsi Lai Temple)，星雲大師被推為世界總會會長；於五大洲成立一百七十餘個國家地區協會，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社團，實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國際佛光會是一個世界性的人民社團，此會主旨是帶動佛法生活化，以及提倡人間佛教為目標，從事教育、文化、慈善、佛法等淨化人心的工作。⁵「人間佛教」從其本質意義而言，是一項人生思考的事業，是一種「生命意義的追尋」。

數十年來，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的理念，致力於用佛教來開釋人心、化解社會對立，以富有現代性、人間性、世界性的生命理念來解讀生命、思考生命，從大師的言談中，我們能感受到的是法喜充滿的智慧，給人無限歡喜和希望。人間佛教發揚了佛教思想中和諧共生、以人為本的積極思考，拓寬了人

⁴ 「人間佛教」，是從太虛大師在民初倡導的「人生佛教」中思考現狀而做出的思想推進，後來由印順法師、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大師等近代法師承接。參考維基百科「人間佛教」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96%93%E4%BD%9B%E6%95%99>，查訪日期：2019年1月28日。

⁵ 參考維基百科「國際佛光會」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4%BD%9B%E5%85%89%E6%9C%83>，查訪日期：2019年1月28日。



們的視野。大師他深信，宗教可以幫助多數人的成長，幫助社會秩序的重整和人心的淨化。星雲大師不僅熱衷於社會活動，而且還通過文學展現了他的人間關懷，大師也同時關懷文學的遠景，對作家予以禮遇。正因為星雲大師知道文學與宗教密切的關係，二者都是人本精神的體現，文學對於弘揚宗教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宗教通過文學將理想審美化，使宗教得以更加廣泛的傳播，星雲大師不但以文學寫作來發揚「人間佛教」的精神，同時創設了「全球星雲文學獎」，獎勵淨化人心的寫作。並秉持關懷社會、提倡文化、教育的理念，更為因應民眾對於純淨報導的需求，特別於西元 2000 年 4 月 1 日創辦了《人間福報》。《人間福報》是一份多元化的報紙，並不單只有報導佛教新聞，乃以推動祥和社會、淨化人心為職志，以關懷人類福祉、追求世界和平為宗旨。而其副刊版更希冀藉由優質的創作，體貼大眾身心靈的需要、關懷地球永續經營、延續宇宙無窮的福慧圓成的生命。

人與人的交往往常折射出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心態。不同宗教文化人之間的交遊，更能有力地推動了兩種文化的交流，從而體現了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影響、接受與互補之辯證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王鼎鈞與星雲大師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對創作具有重要的價值，而且促進了文學與宗教的傳播、交流與借鑒，同時加深了人與人之間互相欣賞的友誼。文化人之間相互碰撞激盪，對個人的影響絕對是巨大的。一般論者大都只是從文化的角度，在現象層面上論及王鼎鈞的創作與宗教的聯繫⁶，至於佛教到底在哪些方面、多大

⁶ 例如王性初：〈心靈在上帝的手套裡永生——淺談王鼎鈞作品中愛的分享〉，《名作欣賞》，2009 年第 15 期，2009 年 7 月，頁 11-13。又如林靜助：〈從華文文學的視角探討王鼎鈞作品的時代意義〉：「王鼎鈞文學創作成就廣被海內外。不論從其家鄉的蘭陵文化到儒學的發揚，或從家國情懷的抒發到中華文化的闡釋；不論從其多類作品的撰述或美學價值，或宗教文化的傳承發展與藝術特色，正是當代的華文文學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2 年第 1 期，頁 36-40）中亦提及宗教的影響。



程度上影響了王鼎鈞，則缺少具體的論述。本文通過對王鼎鈞和星雲大師的交流考察，指出這種交流對王鼎鈞創作觀的影響和意義。從王鼎鈞接受「人間佛教」、看待佛理的心態入手，具體分析其創作中所體現的佛家文化，為理解王鼎鈞的創作觀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怎樣正確信仰：王鼎鈞對基督教義的反思

王鼎鈞雖然是位基督教徒，信仰近七十年，至今他仍然是位基督教徒，但他對基督教義卻進行了不少反思。這種反思的本身就是他可以涵納佛教思想的背景。

（一）沒有神蹟，仍有上帝：信念本身就是一種神蹟

王鼎鈞在小時候，跟著母親信教參加教會活動，他總是問母親和牧師：「咱們的教會怎麼還不出現神蹟？」母親告訴他：「神是把神蹟當做『楔子』使用的，『楔子』一時，神永久」。牧師長老告訴他：「沒有神蹟，仍然有上帝。」⁷這是這句話支持了他能長久的信仰。

沒有神蹟，仍然有上帝。

沒有教會，仍然有上帝。⁸

這是他從前輩口中得到的諍言。這二句話使他曾經對教會產生的疑團和反感得以化解，在經歷戰爭苦難的人格破碎、信仰崩坍之後，他還能夠重新走進教堂。他見到《聖經》遭受多專家學者的攻擊，自己體證了「沒有《聖經》，仍然有上

⁷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8。

⁸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6。



帝」這句話。人與神之間的交流是靠著心靈，心靈交通最高層次便是不用交通，神就在我們心中，我們也在神裡面。王鼎鈞認為信仰是出自於本心：

《聖經》是介紹信，牧師是引見者，我們是拿著介紹信，跟著引見人，找到上帝。《聖經》是地圖，牧師是嚮導，我們拿著地圖，跟著嚮導，去找天國。⁹

藝術、文學、哲學裡面沒有神，但宗教一定要有神。有神，才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榜樣，做為信徒依賴的價值標準。教徒必須信仰神，宗教必然是有神論。神超越於這個世界，但又關注這個世界，這便是宗教的獨特性。神是具有恆定性的標準：

如果沒有這個標準，損己利人是愚蠢，捨己為人是可憐。如果沒有這個價值標準，人只能為了利己而愛人，愛只能是工具，是謀略。¹⁰

神可以將他的意志或意思通過某些個別的人（如牧師）、通過某些事跡或事件、通過某些經典傳達給世人。在王鼎鈞度過了「天心人意六十多年」，他的宗教見證裡，沒有神蹟，他認為「一個人歸主（並且永不改變）就是神蹟」，「神所成全的事都是神蹟」¹¹。他把神蹟「轉向內在」了，神蹟就是不渝的價值信念：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是一個夜行人，我連夜趕路回家，夜色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主的話語是我腳前的燈。只要有這一點點亮光，我就不會迷路，不會掉在坑裡，路左邊有公園，路右岸有古蹟，我看不清楚，沒關

⁹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6。

¹⁰ 參考：〈唯愛唯大〉，《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1998 年 11 月出版），頁 34。

¹¹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1998 年 11 月出版），頁 3。



係，我也不想看，我只要回家，腳前的燈指引我一路到家，我這就知足了。¹²

這一盞引領人回家的明燈便是宗教的信念。宗教是人內在思想和感情寄託之必需，它對人生的意義始終是一種引導、領路的作用。宗教本來就是為人生而存在，為活著的人而存在。「沒有神蹟，仍有上帝」：信念的本身就是一種神蹟，人只要承認這世界上還有神的力量，還有未知的神秘領域，這就是宗教力量形成的「神蹟」。內心有信仰為支撐的人才能應對生存中的悖謬，避免空虛和絕望。換言之，王鼎鈞把「神蹟」從一種超能力的奇蹟，或者無法用人們的常識所解釋的而歸於神的作為的一些異能，把它廣義泛化為一種生命的信念，這就超越了某種教派或某一群特定的人才能擁有的偏失。

（二）宗教應超越對立，關懷全人類：對各教派的牴觸而反思

王鼎鈞對宗教開始反思是起於宗教的衝突。宗教衝突一直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一個長期發生的問題。世人信宗教，本來是為了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然而：

宗教以「具象」接引信眾，信眾進入具象以後，宗教家要你永久停留在裡面，反而把人類分化了。宗教已經成為割裂人群、經營壁壘、妨礙大同的最後一個因素。¹³

宗教衝突是同一宗教內部或不同宗教之間將差異擴大化，形成了極端對立與劃界的結果。嚴重的話，宗教之間的對立可以上升為國際衝突或危及世界和平的層次，甚至暴力武裝衝突。王鼎鈞見到教會有那麼多派別，而各派別之間互相

¹² 王鼎鈞：〈宗教與 911〉，《桃花流水杳然去》（台北：爾雅出版社，2012 年 2 月），頁 325。

¹³ 王鼎鈞：〈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東鳴西應》（台北：爾雅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97。



否定，這使他對信教一事也形成了懷疑。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時，隨著他的人生流亡奔波了七個省份，所到之處多半沒有長老會。甚至發現教會有許多宗派，而且彼此之間的歧異極大。他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安頓後的一件事便是找教會，一如既往地參加教會，但各派之間連做禮拜的日子、受洗的方式都不同：「你來錯了，昨天才是安息日」、「你這些年作禮拜都白費了，你不能得救，將來還得下地獄」、「僅是牧師用手心舀水滴在我的凶門，他們即斷言我受過的洗禮無效」……，王鼎鈞發現教會有那麼多派別，各派之間互相否定。自己信耶穌信了十幾年，被不同派別判曰將來還是得下地獄，這大大影響了他信教的信心。不免懷疑，「如果他們互相宣判對方死刑，是不是雙方都活不成？」¹⁴

每個人的手錶都不準確，倘若不隨著標準時間校正，差錯越來越大，有一天會造成很大的痛苦。人的思想和行為也是如此，基督教的禮拜，其作用和「對時」相同。¹⁵

各派標準不一，這讓他無所適從，信那一派都不對，反正你們都不靈。他認為，各宗教應是異曲同工，異流同歸。「對時」之意即是各宗教必須異中求同，不同的宗教應培養共同的宗教情操，互相包容，分工合作。正因為各自所受的教育、文化影響的差異，每個人都以各自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以各自的方式行走在坎坷的人生路上。信仰、寄託與修行的經歷，對於每個人而言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什麼是絕對和唯一，王鼎鈞認為真正偉大的宗教應是：

關懷世上所有的人，以全體人類為救贖的對象。……歷史上有一些宗教只救某一個地方的人，或只救某一個種族的人，這是「部落的宗教」，信

¹⁴ 以上內容參考自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見《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2。

¹⁵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見《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4。



仰這種宗教的人，敵視其他部落，咒詛其他部落，他們的靈性又怎麼高得起來。¹⁶

宗教家開出來的藥方是「捨己為人」，也就是損己利人。而且這個「人」沒有下限，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親疏，甚至不分恩怨。「損己」也沒有上限，可以到散盡一切所有，搯起十字架。¹⁷

宗教的神聖性應為不同文化之間人們的相互理解搭建了一個操作平台，而不是以標舉自己的正派獨擅來批判他派的不是。真正的「正信」和「正修」是不會損人利己，不論是大派或小派的宗教信仰，只要是正信、正修，即使有差異，也無須大驚小怪，應該將其視為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正常現象而加以尊重。正確態度與具體辦法是尊重信仰自由、寬容理性對待。王鼎鈞雖然沒有走進教堂，但仍然隨時思考教義，在他擔任影評節目而常看電影時，發現電影利用人的視覺殘像產生幻覺，令觀眾以幻為真，於是體悟到越過虛無探究本原才是正確的信仰態度：

「虛空，虛空，都是虛空！」觀眾流連於幻相之中，支付所有的喜怒哀樂，這是下策。歷盡夢幻去探求永恆，才是上智。¹⁸

他從審美的觀察向宗教人生飛躍。為了擺脫虛無就必須從對上帝的信仰和皈依中找到個體生存的依據。永恆之所以永存，就在於那個世界、那個國度具有絕對性、普遍性而不再變動。精神的守望，心靈的護理，自我的救贖，便是通向永恆的內容。王鼎鈞在對宇宙與人生的追索中找到了或者說靠近了永恆的東西。

¹⁶ 王鼎鈞：〈高，更高〉，《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43。

¹⁷ 王鼎鈞：〈高，更高〉，《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44。

¹⁸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5。



(三) 只有人間，只有今生：關注當下，善待今生

1. 一切的恩典，神都要借著人來成全

王鼎鈞他開始覺知一教一派無法包辦人類的救贖，每一家宗教都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其有些基督徒凡事便以信主者才得永生，他頗不以為然。他在阜陽讀流亡學校期間因日軍近逼，同學們全都疏散躲入附近的丘陵地，以應付日軍突然的閃電攻擊。但他因發高燒不能起床隨著群眾避難，無法進食，只能留在如空殼般的打蛋場。當時他一度以為自己命絕於此。好在次日同學李孔思回來發現了生病的王鼎鈞，為他請醫官來開藥、打針。對此，他內心充滿了感恩，而有了對於教義新體認：

有些基督徒以自我為宇宙中心，說「萬事互相效力，教信主的人得益處」，如果我拿來解釋這一次瓦全，那真可恥。這一次，我只能感謝李孔思，不敢感謝上帝。我那場病算是重病，孔思是惟一來看顧我的人，我和他並沒有特別的關係，那時，我不知道甚麼是交朋友，我的朋友是上帝派遣的。¹⁹

信人還是信神？它其實就是「以信仰為前提條件的自我見證」，當下自我的見證就是真理，自身的充足圓滿使他不需要他者的「見證」。當你受苦時，當下有人來幫助自己，那人便是我們要感謝的對象。「人若知道要感謝神，必然會感謝人，一切的恩典，神都要借著人來成全。」²⁰此時此刻，他相信朋友是上帝派來幫他的，神的力量必須藉著人來完成。是信仰讓他相信人間有愛，他的依據不是世俗世界的倫理綱常，而是他對上帝的絕對信仰，是他與上帝的默契。在施與

¹⁹ 王鼎鈞：〈我不敢感謝上帝〉，《怒目少年》，頁 174。

²⁰ 王鼎鈞：〈感恩見證〉，見《心靈與宗教信仰》，頁 186。



受、付出與接受之間，不論是幫助別人和被別人幫助的人，生命軌跡都會發生徹底的改變。

宗教是一種突然射進來的亮光，是源源不絕的熱情，是一種變化更新的能力，也是詮釋人生的新角度。²¹

人在黑暗無法逃避被光照亮，信仰就是那一道亮光，那發現他需要幫助而照顧他的同學李孔思也是一道光。每到山窮水盡時，總有柳暗花明之時。信仰是一個人建構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的根基和依憑。看待世界的態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它關係到每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我是誰？我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你正在做的事、待著的地方、周圍一起生活的人，那就我們可以掌握並相信的「神蹟」。一句大家都耳熟的話：「將修行落實於當下」，信仰和修行不是等著去上殿、進教堂或打坐念經，修行和信仰是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在進行的工作、生活。能夠做到時時覺照、念念知命。王鼎鈞在逼促的境地裡形成的獨特人生體悟，體現出超越的思想高度。

2. 只有今生，當下即是

王鼎鈞雖然是從十四歲時受洗為基督徒，但幾十年來，他並不偏執迷只定於一尊，他在信主宗經之餘，也坦然打開心胸去理解其他宗教、接觸其他經典，他用宗教的情懷與眼光省識了人間的不幸、災難與人禍，也用宗教家的胸襟去探討人的狹窄、仇恨與迷惘。王鼎鈞之寬厚，在於他沒有動不動就引《聖經》，動不動就呼「信主者得永生」，動不動就稱「神蹟」，他對教義的體認是通過自己的深刻思考判斷之後所得的，因深刻思索而成就深刻信念，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人信己信。正因為如此，他的信仰就具有自己的風格。王鼎鈞在《左心

²¹ 廖玉蕙訪問王鼎鈞記錄：〈到紐約，走訪捕蝶人〉，《東鳴西應記》，頁 281。



房漩渦·大序》中說：

某一個教派的傳道人對我說，沒有天堂，沒有地獄，只有人間，沒有靈魂，沒有復活，只有今生。²²

當人們在今生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和不幸時，往往把一切的希望寄託於來世，似乎只有來世才是美好的，人們在人間不能實現的願望，似乎在來世能在天堂得到實現。人們往往把天堂地獄描繪得神乎其神，什麼「天國在上，地獄在下」，其實，不過都是臆想而已。天堂就在人間，天堂就在人的心裡。通往天堂的路在哪？就在人們的腳下。天堂和地獄之門都是敞開著的，上天堂還是入地獄，主動權是掌握在自己手裡，善心是通往天堂的雲梯；惡念是跌入地獄的滑板。有首人人耳熟的偈子曰：「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此生已經得到人身，若是不知道珍惜地用今生的色身來修行，要等到哪一生才能再獲得可以修行的人身呢？然而很多人，過多的沉緬於過去，疏忽了現在，幻想著未來。冷靜地思考一下，不難發現，「昨天」已經成為歷史，你沒有辦法改變它；「明天」還是一個未知數，你也沒有辦法把握它；你惟一能夠有所作為的就是今天。只要你真正地活在當下，你的人生將無法不精彩。王鼎鈞他不修來生，他堅信今生最重要，最美好。正因有對來世的盼望，所以我們要更加重視今生的努力，因為今生將決定我們來世的命運。當你活在當下，其實你就活出了你的人生，用心活出你的今世。王鼎鈞走過不同尋常的苦難人生，但他始終以一顆赤子之心傾注於當下，以對今生的熱愛在雜亂紛爭的現實中活出精彩的人生。這種對於今生、對於人間的正視，也是王鼎鈞日後能接受佛理、認同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

²² 王鼎鈞：〈大序〉，《左心房漩渦》（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序頁4。



以上我們回顧了王鼎鈞對基督教義的反思與批評，從某個角度來說，這種反思與批評就是他可以涵納佛教思想的契機。王鼎鈞認為宗教應具有包容精神，包容才是宗教得以發展的前提，也是宗教進一步適應社會、適應時代發展的基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百花齊放，各展其美」，一種文化的強大，體現為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宗教包容的前提是互相尊重、相互包容。任何社會都需要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欲減少衝突，不能忽視宗教包容。這正與人間佛教的教義相通。佛教源遠流長，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幫助其他生靈共同進展，相互成就。

三、王鼎鈞與星雲大師的文學因緣

王鼎鈞雖然從小就是基督徒，並未改變信仰，但後來去聽信佛法，是因為希望以佛法補基督教義之不足，正如他所言，這是「拿著基督教的護照，到佛教辦了個觀光簽證」²³，作家總在尋找可以讓創作更好的門徑。同時他認為「宗教對抗的時代應該結束了，我們需要宗教合作的時代」，「佛教基督教有共同的弘誓大願」²⁴，人類有了佛陀又有了基督，便能彼此強化，形成互補共榮之勢。

（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對「修行在人間」的體認不謀而合

王鼎鈞自陳，早在五十年代時就知道星雲大師的成就：

星雲大師重視文學，我在五十年代就知道他的努力和成果。他創立佛光山以後，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自己身體立行，多人聞風

²³ 廖玉蕙訪問王鼎鈞：〈到紐約，走訪捕蝶人〉，《東鳴西應記》，頁 271。

²⁴ 王鼎鈞：〈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東鳴西應記》，頁 299。



景從，在社會上、國際間既遍布佛緣，也振興文風。²⁵

「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這句話已道出了佛法和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自從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以來，就與中國文學結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佛教教義借助文學的形式得到廣泛傳播，文學也受其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複雜的，包括作家思想和創作。正因為王鼎鈞肯定人間與今生，所以他對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十分認同。在之前，佛教認為做人和成佛兩者方向不同，修行的人要割斷塵緣，甚至脫離社會，門檻甚高。等到佛教發展在社會中遭到瓶頸，這才重新作出詮釋，有了「人間佛教」的提出。星雲大師曾有過如此說明：

其實佛教本來就是人間的佛教，因為佛陀出生在人間，修道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度眾都在人間，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的本懷，不應該把它歸於是由什麼人創造，或是特定的什麼人所提倡。²⁶

對佛教「人間性」的強調，是「人間佛教」最主要特徵，因此，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的內核簡要概括為「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²⁷我們活在今生今世，活在人生和自然之中，面對共同的人生問題，需要一致努力。「人間佛教」的「人間性」包含著「為人」的基本精神，這一理念，可以說是大乘利他精神在世間的一種呈現。「人間性」，不僅僅是人間佛教的核心，也是傳統佛教自始至終的基礎。離開了人間性，過分誇大佛教的「超人間性」或神蹟性，佛教就會走向消極遁世。

²⁵ 見王鼎鈞為星雲大師：《合掌人生》寫的推薦序〈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

²⁶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何處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9。

²⁷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何處尋》，頁16。



佛法在人間，人成即佛成，修行可以和世俗行業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²⁸

所謂的「天堂」、所謂的「成佛」、所謂的「得道」、所謂的「境界」實從來都不是轟轟烈烈的存在，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幽古、古廟老寺裡，而是在日常家常中、在現實裡。人間處處是道場，你的生活環境就是你的道場，煮飯、洗碗、做家務也是一種修行，行善不須逢廟拜，人間處處可修行，這就是王鼎鈞所體悟「人間佛教」的教義。修行的意涵，各家都有不同，佛家修行在於「明心見性」，道家重在「煉心煉性」，儒家則倡導「存心養性」。至於俗世，更簡單明瞭，做好事、說好話就行。從古到今，不論哪種說法，都有相似之處，修行皆源於對生命提昇的渴望，通過修正自己的行為方式，來達到提升精神或神識力量的目的。它潛移默化，靜等花開，是無需言說的默契，更是自然而然的發生，只有在不斷的修行中才能達到某個高度，才能具有「境界」。「境界」是一種精神上達到的高蹈情境，「修行」是一種行為上低躬的自我要求。兩者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常在碰撞中成就彼此，又在融合中涇渭分明。

（二）人之相知，貴於知心：合掌相映的對話交會

王鼎鈞與星雲大師，一位在美國宣揚文學的大師，一位是在臺灣弘揚人間佛教的僧界翹楚，二人能見面機會雖然不太多，但他們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卻照亮了王鼎鈞心中援引佛教對創作的影響與發展方向。從王鼎鈞文字或言談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星雲大師的敬重和厚望。王鼎鈞為星雲大師《合掌人生》²⁹寫了推薦序〈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

²⁸ 王鼎鈞：〈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東鳴西應記》，頁 302。

²⁹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新北市：香海文化，2011 年 3 月出版），此序亦見王鼎鈞《小而美散文》（台北：爾雅出版社，2017 年 4 月），頁 50。



《合掌人生》這個書名就引人低迴沉吟。合掌是清淨，雙手未藏一物；合掌是修持，諸善依教奉行；合掌是和樂，十指偃武修文；合掌是中道，糾正十九世紀前賢倡導的握拳人生，超越二十世紀哲人標榜的撒手人生，不偏不倚，一語終身可行，順風時可以為帆，逆風時可以為港，窮可以之獨善其身，達可以之兼善天下。……他創立佛光山以後，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自己身體力行，多人聞風景從，在社會上、國際間既遍布佛緣，也振興文風。他致力使佛教「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給中國文學留下很多文化財，對中國文學產生長遠的影響。《合掌人生》也是文學的人生，十指連心，言為心聲。³⁰

「合掌」這一動作，是令人感動的。它意味著那些朝著心目中的聖地匍匐而行的一種姿態，他們雙手合十，俯下身子，用身體丈量那漫長得沒有盡頭的朝聖之路；臉上平靜的表情，書寫著他們對信仰的虔誠和對夢想的堅守。這篇序文題為「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合掌」含義有四：一是海峽的此岸與彼岸，二是文學和佛教，三是文學家和宗教大師，四是社會的傳文與弘法，合掌相聚，對談記錄。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段序文看做是散文大家王鼎鈞和佛教宗師星雲大師的對話錄。對話，就是兩個人的對談、交流，不見得要面對面，有時可以心與心相應。正如同王鼎鈞所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³¹這種相知相投，乃源於二人異中有同的相通性。

二人一為著作等身的文學大家，一為得道高僧、佛教宗師；一個乃通過寫作來傳遞人生的智慧，表達他對生命的思考的作家，一個是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一位以不斷的創作作為一種人間修行，完成來到世間一遭的使命；

³⁰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³¹ 王鼎鈞：《小而美散文》（台北：爾雅出版社，2017年4月），「前言」，頁5。



一位是以數十年時間倡導人間佛教理念，致力以佛教來開釋人心，重整社會秩序。這些種種，都已說明了宗教與文學的相通性。

其二，星雲大師在這本書中暫時停住了他滔滔的講經課程，轉而娓娓動聽地回憶起他的過往人生。在書中剝離了傳統僧傳的神聖化敘事，而替換以一種親切平實的書寫，大師人生的各個階段，星雲大師談到自己童年歷經戰亂、親人離散、生死邊緣、出家苦行、初到臺灣、弘法全球等等的人生歷程——道來，坎坷經歷，讓人為之動容。但是星雲大師認為，苦難的大時代 雖然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但苦難也錘煉出更具韌性的生命力，人生只有經歷一次次的考驗，「千生萬死」一番，才能獲得新生、才會取得進步。王鼎鈞亦是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白色恐怖等苦難，在他的回憶錄四部曲中，王鼎鈞回憶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認為苦難時代的生活經歷磨練了自己堅強不屈的性格，並對自己的文學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因為感同身受，王鼎鈞肯定《合掌人生》是透過文學手法以弘法與布道的表現，完成了對真實人生的建構。這種模式因為其「人間性」，並不因作者的宗教身份而顯得遺世獨立，反而對讀者來說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星雲大師在書中自序〈一瓣心香，微願供養〉中云：

其實人生何止百語，世間何止萬事，我一生的經歷，足可以算得上是「劃時代」了。我經歷過舊時代的戰亂，嘗過槍林彈雨的滋味，為了求生，我躲過死人堆；也欣霑新時代的風貌，體會社會安和樂利下，人心的轉變。

這段經歷和王鼎鈞離散人生有相似性，《合掌人生》的內容主要是大師對往事的梳理和心路歷程的交代。《合掌人生》也是另一種家國史。它將個人命運置於歷



史背景之下，家國情懷、命運感、歷史感貫穿全書。大師又說：

我曾經歷經舊時代對佛教的猜忌限制，慶幸能可以在關鍵時刻值遇善緣，難題迎刃而解；如今也能運用新時代的科技，為大家注入佛法新觀念，共創人間佛教淨土。」這番經歷也和王鼎鈞見證過基督教不同派系之間的對立與猜忌、最後仍然超然而出的心路歷程相通。

《合掌人生》展現的是星雲大師積極的人生觀，以及解決種種困難的智慧。王鼎鈞也同樣以自己的回憶錄四部曲，紀錄腥風血雨的中國近代歷史。王鼎鈞和星雲大師二人雖然見面機會不太多，但卻透過自序文字心脈相通，靈犀相感，這種相會是何等真實，何等深刻。傑出人物總有一種天賦，就是能與別的傑出人物相處。此種豪傑珍惜豪傑、英雄見識英雄的能力，既神秘又有益，可說是人世間的一大奇觀。世上有相似相通的心靈與氣質，其心心相印的效果與靈丹妙藥的效果幾乎相同。這種共鳴性同情感不僅使我們獲得一份感同身受的接拍合律之美，同時也讓我們見證人與人之間互相肯定的善意。

（三）創作理念的相投：把寫作視為一種佈施和弘法

王鼎鈞曾在 2008 年受邀紐約佛光山道場對話與談文學與宗教的關係，2010 年也替星雲大師學生永固法師《安心》一書寫序——〈寫作也是一種佈施〉：

對法師而言，寫作是他的佈施，是法佈施也是無畏佈施。文學可以是佈施的工具，弘法的手段，「弘」是擴大，發揮，照明，演繹，變奏，和聲，而不是重複背誦和輾轉影印。專欄登在報紙上，秀才不出門，機緣送上門，家家戶戶都是有緣人。當今佛門，星雲大師最接近人間眾生，長於



使用文學接引，效用卓著。³²

王鼎鈞的宗教理念存在著一種弘法精神，這貫穿於他一生境遇、精神歷程與創作實踐之中，他是用面對信仰的態度在追求文學創作，同時他認為創作就是一種表現對他人之愛的另類布施。

2016年永固法師再度到王鼎鈞家中拜訪，更確立了佛光山紐約道場對文學大家的尊重禮遇。永固法師主動與王鼎鈞幾番同席的相見因緣，已在彼此心中傳遞著對「人間佛教」的認同，王鼎鈞也藉此傳達了一位散文大家對德高望重法師無比推崇和贊許之意。王鼎鈞飽經風霜，閱人無數；星雲大師筆路濳嶺，慘淡經營，二人皆對文學與宗教的因緣發軔，實現「人間佛教」和「人間文學」，逐漸打開了東半球和西半球宗教交往的契機。

星雲大師是一位世間佛，王鼎鈞也是位以創作來布道的人間佛。宗教是人類在凡俗的生活中對終極關懷的價值追求，是人們對永恆的一種心靈訴求。作家作為佈道者的歷史傳承，或顯或隱的展現某些根深蒂固的特點，如堅持思想獨立，追求精神信念的自由；具有強烈的濟世救民的使命感和自我犧牲的聖徒精神；博愛情懷和憂患意識十分強烈，作家成了表述社會意識最重要的人，文學則成了一種特殊形式的宗教。作家佈道，文學代替了教堂，作家的經典文本成為神聖的經文，作家的話語被當做佈道者的話語，甚至，他善於穩固地使作家——佈道家這個角色在後來的歲月裡成為他的個性與創作的標識，把作家作為一個佈道家的歷史傳統演繹到極致。

³² 永固法師：《安心》（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四、不同宗教之間的融通與涵納：王鼎鈞認同「人間佛教」

與其他文學家的文學思想相比，星雲大師的文學思想具有明顯的特質，正在於大師的文學觀完全根植於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之上，因此可以說，星雲大師闡述及規劃的這種「人間佛教」的思想和藍圖，並不是理想化的烏托邦，而是與他的弘法實踐密切地關聯在日生活中的「人間宗教」。只有充分發揮「人間佛教」的積極進取、面向社會的思想，佛教關懷社會的功能才能得以實現，佛教才能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的深厚資源，在服務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世界危機的深層根源在於人類失去了終極關懷和信仰，這是宗教精神的靈魂。「人間佛教」建立「人間淨土」，將原本對人生持否定態度的消極佛教轉變為肯定人生現實價值的積極佛教，幫助人們更親近生活，信仰從「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回歸，而且為人的存在提供神聖的本體論支撐，並賦予日常生活以一種崇高的意義感和無限性的價值指向。「人間」正表現出星雲大師心懷世間與芸芸眾生。佛學裡講「佛」是一個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時達到最圓滿境地人格的人。具有如此人格的「佛」，就是一個大智、大悲、大能的人，是一位覺者。這樣一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佛，在度己、度人、度眾生的過程中，實現了作為佛的最高境界，也讓三千世界、芸芸眾生實現了圓滿。

（一）王鼎鈞對「人間」一詞的體認

「人間」（人生）是王鼎鈞解讀星雲大師佛教思想的關鍵詞。「人間」意象也是王鼎鈞散文中出現頻率較高且蘊涵豐富的意象，熔鑄著作家深刻的生命體驗，寄托了作家深沉的人生思考。



人生，就是上帝教一個靈魂到世界上受苦，然後，他死，然後，他受過的苦，後人不必再受了。³³

天上一滴淚，地上一個湖，人間一口氣，天上一片雲。³⁴

聽我說，生活是不斷的中毒。……人生修養就是分解這種毒素。不要再加減乘除了，我們的功課是化學，不是數學。化！化種種不公平，不調和，化種種不合天意，不合人意，化百苦千痛，千奇百怪。和尚為此一生打坐，把自己坐成吞食禁果以前的亞當。³⁵

王鼎鈞透過「人間」意象蘊涵的轉化，表現他面對人生困境的出路抉擇和應對人生苦難的機制策略，這對於作家書寫個人懷抱和探討生命課題具有重要影響。通過檢視王鼎鈞散文語境中的「人間」一詞，其基本意蘊乃是在個人感受的基礎上對世間人生的處境與出路、價值與意義的深沉考量，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與人文關懷。

（二）王鼎鈞對「人間佛教」的體認

最幸福的事，莫過於生在人間。人間有四季，人間有四方，人間有八苦，人間有情誼……若能每種滋味、體驗都品嚐過，此生足矣。佛法是與「生活」同在，佛教與社會融合，「人間佛教」必然走向「人間」、走向社會。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以弘揚佛法為中心，但「佛不是神，而是人」，「神靈就是每個人心裡的規範」³⁶，讓更多凡俗人能踐行佛法之真義，也讓王鼎鈞從中領悟了

³³ 王鼎鈞：〈天心人意六十年〉，《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1998年11月出版），頁18。

³⁴ 王鼎鈞：《小而美散文》（台北：爾雅出版社，2017年4月），「前言」，頁5。

³⁵ 王鼎鈞：〈我們的功課是化學〉，《左心房漩渦》（台北：爾雅出版社，2004年10月），頁166。

³⁶ 馬軍、劉子亮記錄：〈專訪星雲大師——山東，是我很久沒有回的家〉，《齊魯周刊》，2014年第



文學內在於人間的奧義。王鼎鈞覺得「人間佛教」讓人聽了「如逢大赦，如歸故鄉，覺得佛教很有親和力」。³⁷他甚至認為有了「人間佛教」，「從事各行各業都是修行」，³⁸「無神論仍然可以進道場」。³⁹宗教信仰是無法勉強的，但宗教情懷不必有信仰才能產生，宗教情懷是人在終極需要激發下所產生的一種超越世俗的、追尋精神境界的普泛化情懷，它也並非教徒的專利。即使他身為基督教徒，但他認為一切的經典、信仰皆為我用，各教派也可以一同救災或祈禱世界和平，「那在超自然裡無法合作的，在人生和自然之中可以合作，也必須合作」⁴⁰：

我甚至認為對佛陀的信仰可以深化對基督的信仰，對基督的信仰可以強化對佛陀的信仰。他們的信仰沒有衝突，他們是一個信仰的兩種形式，形式為內容而存在，我們順著形式求內容，我們不停留在形式上忘記內容。⁴¹

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宗教教派和道德規範也呈多元發展趨勢，宗教衝突也隨之而來。王鼎鈞作為一個基督徒，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但他在內心卻主動對不同宗教進行主動的吸收和橫向的移植，傳達出其重新建構自我內在豐富和對於世界大同下宗教共融交會的渴望。

當今社會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確實需要「人間佛教」的理念來幫助人們開發理性的智慧，格正物欲，從源頭上化解各種矛盾。以尊重多元為前提進行的

23 期，頁 11-12。

³⁷ 王鼎鈞：〈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301。

³⁸ 王鼎鈞：〈宗教與人生〉，《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305。

³⁹ 王鼎鈞：〈宗教信仰與現代生活〉，《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331。

⁴⁰ 王鼎鈞：〈自然和超自然〉，《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349。

⁴¹ 王鼎鈞：〈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99。



宗教合作，營造宗教和諧。王鼎鈞立足於信仰之「根」、今生之「本」以及大愛之「極」，對宗教信仰總體形象作出辯證解讀。宗教給賜予每個人的恩寵就是一種修行、一種成聖之途，在同一的成聖的使命面前，每個人都因著神的正義而共有了同樣的信德。

五、借鑒佛法的創作實踐： 以虛濟實、以曲濟直的技藝之美

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家學說，而儒家是很重實際的，它的著眼點是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因而儒家不太重視想像和幻想，對神怪採取迴避的態度，「祭神如神在，祭鬼如鬼在」，既不說有，也不說無。儒家的文學觀是「文以載道」，文學只是載道工具，是不注重文采的，他們強調的儒家，也只是以宗教的形式，對人進行忠孝節義等倫理的教育。這雖與社會的穩定有利，但對藝術的發展卻是不利的。藝術重想像，重審美，不重現實的功利。如果不能從現實的大地上飛升到想像的天空，就不會有藝術的最高境界。所以儒家思想對藝術的思維是一種束縛。

佛教卻從審美、想像、直覺出發，以創造力從現實的基礎上構築了另一個極絢麗的幻想世界。佛教構築了一套完整的佛、菩薩、羅漢等神的譜系和西方極樂世界、陰曹地府系統。基督教的創立也是想像感悟的產物，像上帝、真主、耶穌之「與我同在」等整個神學體系，也無一不是出自宗教家的天才臆想。教徒的皈依、祈禱、彌撒等崇拜禮儀活動，也因伴隨有宗教想像，為作家提供了幻想的形式和思路，成為儒家現實主義的補充。這種以虛濟實、以曲濟直的方法，使文學既能有力地反映現實，又能更好地表現理想；既使文學形象具有現



實性，又帶有浪漫的色彩。「實」有利於再現現實，「虛」有利於探尋生活的深層意義。從心理學上看，這也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種有效方法。

宗教特別注重個體獨立自由的精神主導作用，強調生命個體一定要超越現實而進入忘我的境界。為此，它特別強調虛靜，排除一切雜念，在這種境界中，人忘掉了現實的功利，進入到冥想之境，神與物遊，身心獲得極大的自由，從而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潛能，發揮人的聰明才智，爆發靈感，對事物產生直覺認識。這種認識具有比常規思維更大的創造性。

藝術想像和宗教想像很接近，都採用形象思維，借助想像，創造整個異於現實的新世界。創作過程始終伴隨想像和虛構，作品的源泉是想像的自由活動。創作就是作家打破現實中時空的局限，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參禪的目的是為了騰出現實的心靈空間，以一種審美的心理來等待靈感的到來。文學和宗教的相通還表現在對社會人生的掌握方式上。他們都要求感性直覺地從整體上把握客體，這樣就能把客體不同層次的本質都蘊含在內。

散文一向以敘寫真我真事、抒發作者真情實感為其審美特徵，力排虛構介入，但作品若太過貼近於現實生活本身，在喪失優雅的同時貼著地面飛行，使人們喪失了仰望的興趣。散文若只局限現實的我，便容易失之於不易開展，不能靈活，不能表現廣闊的場面，不能處理複雜的事件，勢必使散文的路越走越窄。當作家感到完全寫實的筆墨不足以表達情感的時候，他就得借助虛構的筆墨加以構築作品的境界。散文的虛構並不是停留在虛構本身，散文的虛構是為了增加文章的表現效果，更好地表達作者的真情實感。王鼎鈞認為藝術作品最大的奧秘在隱藏，不該張口見喉，一清到底。他學習寫作是一步一步拾階而登：

起初，文從字順，遣詞造句都遵照大家通行的成規；接著，意新語工，



追求和別人不同；然後，言近旨遠，要讀者咀嚼回味，要讀者參與把作品的內容延長。大多數作家走到這一步就滿足了，我知道文學創作還有一個層次，文學對我們還有更高的要求。⁴²

「文從字順」，是有什麼說什麼，老實的說。「意新語工」，有什麼說什麼，但說的好，說的巧。「言近旨遠」，有什麼說什麼，言有盡而意無窮。「一條三尺的繩子延長到五尺，還是一條繩子。更高的要求是，是繩子不說繩子，我說一條蛇，雖然我說蛇，讀者一看是繩子。」⁴³這便受到佛法「不可說，一說就錯」的影響。佛法認為修行到一個境界，便是沒有語詞可以表達，佛門也認為，修行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妙高峰頂，不容商量。王鼎鈞由從而領悟了一種文學創新表現手法：

他布置了一個幻象，讓讀者進入幻象，自己去體會、領悟那個語言文字不能表達的境界。……作家寫出來的有形的文本，使讀者腦子幻生無形的文本，後者是前者的化身。在這個階段，文本並非孤立存在，每一部作品都是複數。⁴⁴

王鼎鈞後來研讀佛理，才知道「把人生世相看成一種幻覺，再從幻相中發現真理，佛門弟子一直是這樣修行的」⁴⁵，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說即無說，無說即說」。正由於語言文字的有限，你不可能向眾生傳達那個本體，佛家的修行就是要通過千變萬化的幻象，引導人們回到本體：

他一面強調「不可說、不可說」，一面不停的講經說法。幻象與實相，色

⁴² 王鼎鈞：〈虛實相生攀高峰〉，《東鳴西應記》，頁 21。

⁴³ 王鼎鈞：〈虛實相生攀高峰〉，《東鳴西應記》，頁 21。

⁴⁴ 王鼎鈞：〈虛實相生攀高峰〉，《東鳴西應記》，頁 22。

⁴⁵ 王鼎鈞：〈虛實相生攀高峰〉，《東鳴西應記》，頁 22。



與空，說與不說，佛家認為「不一不異」，文學創作正是要通過變現，化真為幻，再心領神會，因幻見真。⁴⁶

「不一不異」便是「離相」，「不是一樣，也不是不一樣」，「是不同，也不是不同」，真正的藝術無以名狀，它是一種自在。佛家用「色」與「空」說世界，書法、繪畫、文學也無非「色」與「空」。作品著墨處是「色」，空白處是「空」。同樣是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文學是生命自由的表達，這才使文學獲得了最為誘人的魅力。清代譚獻〈復堂詞錄敘〉所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⁴⁷由於文學作品的語言是一種符號，使用符號是一種象徵過程，符號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文學藝術和實際人生是有距離的。文學與極端寫實無關，才能保證文學的普遍性，它所揭示的人生意義，並非一時一地一物的反映，展現昇華超越的內涵，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觸及共同人性。文學是一開放文本，可以提供給不同讀者不同的感受與解讀，不必定於一尊，由各人自行體會。

「得之於內，不可以傳」，王鼎鈞心中有許多非常深刻的感受，非一般語言所能形容，於是，只得出之以藝術創作的手段來表現。當他發現現實無法滿足自己的願望，於是就保留了一種幻想的生活，在這種幻想的生活中滿足自己的願望，以作為彌補現實中的缺陷。王鼎鈞吸收了佛法的創作觀，要求自己創作時不可將意說盡，做到意餘言外，讓人有回味的餘地。留意到必須掌握純熟的藝術技巧，實質上就已為了讀者提供了一個有再度闡釋的可能性空間。

⁴⁶ 王鼎鈞：〈虛實相生攀高峰〉，《東鳴西應記》，頁 22。

⁴⁷ 譚獻：〈復堂詞錄序〉，《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年 2 月），頁 3988。



六、宗教和文學聯袂攜手，弘法與創作結伴同行

佛教與文學歷來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不瞭解佛教，也不可能準確把握文學，而文學同樣也對佛教的傳播與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王鼎鈞身為一位基督徒，卻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進行橫向的移植，而傳達出其重新建構自我文化身份的訴求和對於文化大同下共融的渴望。事實上他是以一顆對世事寬宏灑脫的胸懷化解苦難，他的文化宗教情懷就是這樣一種將痛苦拂為輕風、將蹇難化為細雨的胸懷。王鼎鈞吸取了東方宗教的豁達，也參照了基督教仁慈、博愛等品質，使作品始終瀟灑著平和、理性、美好的氣氛。思想的高度不只構成作品的面貌和深度，而且形成作為藝術要素的風格，就是作品的氣質和靈魂。

（一）作家的生命信仰：創作是永恆的心靈歸宿

王鼎鈞具有宗教情懷與藝術使命感，他可以說是用宗教信念去相信文學、擁抱文學的作家，他已經實現了「宗教和文學聯袂攜手，弘法與創作結伴同行」：

作家的遭際、見聞、思考，都是上天給他的訊息。作家接收訊息，「譯」成文學，縱不能參化育也要盡善美，從不能盡善盡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現無限天機。世緣可得可失，恩怨可了可忘，利益可有可無，吾生有涯，朝聞道、夕死可矣。⁴⁸

王鼎鈞終其一生追求透過創作，展示所信仰之神聖。盡心、盡力、盡性、盡意寫文章，這就是他回饋社會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這和修行者求道的態度是相同。文學作品，特別是散文作品更是如此，必須追求境界，並且是高境界、

⁴⁸ 王鼎鈞：〈與生命對話〉，《怒目少年》（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2月），頁4。



大境界。有了這樣的境界，其文學價值才能彰顯出來。

文學的發展會有流變，但不會消亡。文學有旺季，有淡季，作家在旺季中傲慢，在淡季中消沉，才是文學致命的不幸。⁴⁹

文學創作只有將來，沒有過去，只有前線，沒有後方。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⁵⁰

不論外在如何變動，但作家內心總有不變的，那就是不斷勉勵鞭策自己前進，不論是旺季還是淡季。實質上，王鼎鈞是一位以文學來布道、傳道的作家，只是他所傳的「道」並不局限在宗教教義，而是一種人生世相。與其說他是「以文載道」，不如說他是「因文證道」。他的作品，無不滲透著他的宗教思想和他聖徒般的人格。他認為真誠、善良、隱忍、正義既是為人之本，也是寫作之道。同時，他絕不相信這個時代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義和良善的價值觀，它們不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動無常的，它們是穩定而永恆的。那便是高級宗教所追求的真誠、善良、正義的道德精神。文學中的宗教情懷包括對美好生活的孜孜以求，對苦難命運的堅忍超越，對人生無常的清醒認識，更有對人性光輝、人情溫暖和悲天憫人情懷的揭示。所有這些無不體現了王鼎鈞對人類命運的哲學思考和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作品中的宗教體現俯拾皆是，處處閃耀著個人化的宗教智慧。

（二）文心淨六塵，健筆了眾緣

王鈞曾經模仿佛家的「四弘誓願」寫了四句話以示對文學終生不渝的執著：

⁴⁹ 王鼎鈞：《東鳴西應記》（台北：爾雅出版社，2013年11月），頁16。

⁵⁰ 王鼎鈞：〈走盡天涯，歌盡桃花〉，《東鳴西應記》，頁299。



文心無語誓願通，文路無盡誓願行，文境無上誓願登，文運無誓願興。⁵¹

一位身為基督徒的文學大家，坦誠剖析了他與佛教的因緣，這是令人感動的。他認為文學的最高境界只有佛界法可以達到。佛門是遁世的，但仍要拯救世人，作家也是一樣，即使個人的能力有限，但仍要用出世的心情去做入世的事業。王鼎鈞的文學誓願是一種不斷反省、不斷超越的生命精神。那種堅韌隱忍從不放棄、不斷超越的精神，驅使他自覺地去追求創作的更高境界，並在追求過程中不斷地體味苦難、超越苦難，達到生命過程的更高的境界。任何一件藝術作品，都是一個小小的完整的世界。這個世界中，不止是有其完整的形式，更有其完整的精神。這個世界雖然孤絕，但是不假外求，創作的生命因此得以支撐延續，人世間才得以不斷的擁有動人的藝術風景。對作家而言，如果失去了創造，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只要活著，作家擁有一個永遠無法被人搶奪的世界。因為懂得人生可以創造不朽的價值，在這一思想的支配下，現實生活中的淒涼痛苦，都不能攪亂他內心的平靜。作家的堅強便是如此，他總是以一顆真誠的在創作。

七、結語

千江有水千江月，四海存緣四海情。王鼎鈞與星雲大他們在文學和宗教會合處的精神世界裡交遊，他們的交往照亮了文學創作發展的方向。星雲大師成就了王鼎鈞文學觀拓展的殊勝因緣，將佛教和文學的交流推向高潮。二人共同懷抱建設人間淨土、利樂有情眾生的愛心大願，都具有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鳴。本文分析王鼎鈞和星雲大師之間的交誼，以及「人間佛教」對王鼎鈞創作觀念

⁵¹ 王鼎鈞：〈技與道〉，《桃花流水杳然去》，頁 384。



的影響。在介紹了王鼎鈞對基督教反思的宗教觀之後，再從王鼎鈞與星雲大師的交情、對人間佛教的認同，進而對王鼎鈞創作影響做了具體的介紹。

人間佛教是佛教進入社會現代化之後的一個發展方向，星雲大師用其一生的努力來證明人間佛教是有利於未來佛教發展、適應現代化的一條道路。不論是在中國佛教史上還是在文化發展史上，都是有重大意義的。王鼎鈞在書中體現的宗教與文學之間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宗教活動推進了文學發展，而文學中有關宗教的描寫又擴大了宗教的影響，宗教與文學於雙向匯流中相得益彰。

本文透過對王鼎鈞與星雲大師的交遊，深入探索宗教與文學間的關聯，可見宗教與文學的關係不是單方面的影響而是雙向的互動。宗教影響了作家的文學觀、創作觀。其次，文學是宗教弘揚播傳的重要工具。王鼎鈞和星雲大師的交往加深了他對佛教的認識，形成了他對佛教精神內涵、社會意義等方面的獨特看法。並將其諸多見解揉入到文學理念之中，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思考，以及以文來弘法佈道的文學觀，體現了宗教與文學相生互異而又相互影響的關係。

八、參考書目

(一) 王鼎鈞文本

王鼎鈞：《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1998 年 11 月出版）。

王鼎鈞：《滄海幾顆珠》（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 年 4 月初版）。

王鼎鈞：《文學種籽》（台北：爾雅出版社，2003 年 7 月初版）。

王鼎鈞：《情人眼》（台北：爾雅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10月）。

王鼎鈞：《昨天的雲》（台北：爾雅出版，2005年5月出版）。

王鼎鈞：《怒目少年》（台北：爾雅出版，2005年5月）。

王鼎鈞：《關山奪路》（台北：爾雅出版，2005年5月出版）。

王鼎鈞：《桃花流水杳然去》（台北：爾雅出版，2012年2月出版）。

王鼎鈞：《東鳴西應記》（台北：爾雅出版社，2013年11月），頁18。

王鼎鈞：《小而美散文》（台北：爾雅出版社，2017年4月）

王鼎鈞：〈寫作也是一種佈施〉（為永固法師《安心：一位比丘尼的人間行腳》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6月）試讀寫的【推薦序】）

（二）今人論著

王國維：《人間詞話》，見《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
頁4253。

俞平伯：《重印〈人間詞話〉序》，王國維《人間詞話》。

馮天策：《信仰導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與感性〉，見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新化：河北大學出
版社，2001年1月），頁222。

謝有順：《話語的德行》（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年）。

王性初：〈心靈在上帝的手套裡永生——淺談王鼎鈞作品中愛的分享〉，《名作



欣賞》，2009 年第 15 期，2009 年 7 月，頁 11-13。

法·雨果著，柳鳴九譯：《雨果論文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年 4 月）。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新北市：香海文化，2011 年 3 月出版）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何處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林靜助：〈從華文文學的視角探討王鼎鈞作品的時代意義〉，《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2 年第 1 期，頁 36-40。

